

马伯庸 作品

鉴古易，鉴人难

# 古董局中局

新版

非虚构

- 1 -  
佛头奇案

CS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博天  
博天文化  
CS-BOOKS

# 古董局中局

马伯庸 作品

新版

1.  
佛头奇案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精英天卷  
CS-BOOKY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古董局中局 .1 / 马伯庸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8.5  
ISBN 978-7-5404-8607-5

I . ①古… II . ①马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4504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长篇小说

GUDONG JU ZHONG JU.1

古董局中局 .1

作 者: 马伯庸  
出 版 人: 曾赛丰  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  
监 制: 蔡明菲  
出 品 人: 郑冰容  
特约监制: 游婧怡  
特约策划: 邢越超 张思北  
特约编辑: 蔡文婷 胡 可  
营销支持: 李 群 傅婷婷 张锦涵  
封面设计: Topic Design  
版权支持: 中联百文  
版式设计: 李 洁  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  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  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www.hnwy.net  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 
字 数: 326 千字  
印 张: 19  
版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 
印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607-5  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  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# 古董局中局1

## 序

自从写了“古董局中局”系列之后，我总是不停地被人问两个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是：“马老师，我这儿有件东西，麻烦您给掌掌眼行吗？”

对于这个问题，我一般是先后退一步，张开右手手掌，快速摆动，满脸堆笑地回答：“对不起，我是个写小说的，可不懂这些，不能瞎说耽误了您的事儿。”

这不是托词，是真心实意地不敢。文学创作和真正的古董鉴定不一样，甚至可以说是天差地别。就好比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风靡全球，但没人会去请教他搏击技术。

我当初之所以写古董，不是因为我很专业，恰好是因为我不专业，对这个神秘的行当充满外行人的好奇。为了写好这个故事，我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，不瞎说，故事可以杜撰，但涉及古董细节的部分一定得经得起考据。为此我钻研了大量的资料、论文、坊间八卦，等等。

越研究，我越发现里面的门道博大精深，知识浩如烟海，不经过几十年的揣摩、观察和把玩，绝不可能开口给人鉴定。

“掌眼”二字虽短，里面沉甸甸的都是责任。眼力、阅历、学力、心力一样不能缺。

在小说里，我可以安排角色们把前人的学问演出来，说得头头是道。但在小说之外，我自忖距离给人掌眼的资格还差得很远，还是有自知之明一点为好，不要害人害己。

第二个问题是：“马老师，你写了这么多古董，自己玩收藏吗？”

我的回答很明确：不玩。

一是没眼力，怕被人蒙；二是没钱，看见真的也买不起；三是没地方，买回来家里也没地方搁。

古董里的江湖，比小说里写的还要复杂十倍。没有金刚钻，千万不要去瞎揽瓷器活，否则砸瘸了脚都不自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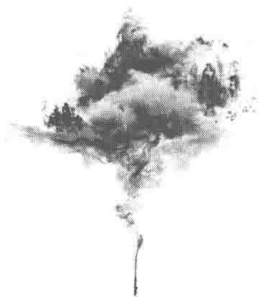
再说，我对古董的热爱，并非因为其金钱上的价值，而是在文化上的意义。说得更细一点，是古董背后所蕴藏的人文精神。一件瓷器，我看到的是它背后有匠人那灵巧的双手；一幅字画，我看到的是它背后一位大儒的精神境界；四羊方尊，究竟花费了何等代价才铸造得如此精细；十二条金龙，到底是谁藏在了何家村的地下。

每次看到这些文物，我都会浮想联翩，感觉在和古代的某一个场景、某一个人物隔空对话。一件件古董，连缀成一幅会动的画面，仿佛穿越时空一般。这种交流非常美妙，往往能让人沉醉良久，欲罢不能。

我不想去占有它们，也不想去用它们换取什么——当然，也没机会——对我来说，只要能隔着玻璃凝望着它们展开想象，便心满意足。所以博物馆足以满足我的需求，不需要四处搜求再藏于暗室。

这一次“古董局中局”系列再版，相信很多人也会有同样的疑问，正好借写序言的机会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。

这次再版修订了一些错谬之处，也请读者为我掌眼。



## 目 录

Contents

## 第一章 为古董界掌眼的神秘组织 五脉“明眼梅花”

有人做旧，就有人掌眼。有人被打了眼，自然就有人帮着砸浆。这五脉传承久远，掌的是整个古董行当的眼，定的是鉴宝圈的心。只要过了他们的手，真伪就算定了，全天下走到哪里都认。所以五脉凑在一起，又叫作“明眼梅花”。这五脉一不欺行霸市，二不倒买倒卖，靠的是一手识真断假的本事，一直替整个圈子扛鼎掌眼，从未含糊。你看改革开放以后古董业这么兴旺，就有明眼梅花在背后的功劳。 / 001

## 第二章 民国文物大案 武则天明堂玉佛头失窃案

则天明堂，那在中国建筑史上属于一个空前绝后的杰作。这间明堂方圆近百米，高也是近百米，极其华丽宏伟，在古代算得上是超大型建筑，被认为是唐代风范的极致体现——可惜建成以后没两年，就失火烧没了，不然留到现在，绝对是和故宫、乾陵、长城并称古代奇观。武则天对明堂如此重视，里面供奉着的东西，自然也是海内少有的奇珍异宝。随便一样东西流传到现在，都是国家一级保护文物。我爷爷许一城居然盗卖明堂里的玉佛头，那真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了。 / 047

### 第三章 先有天津沈阳道， 后有北京潘家园

这地方别看简陋破落，可着实出过不少好东西，像什么乾隆龙纹如意耳葫芦瓶、成化九秋瓶之类的，都是从这里淘出来的。今天是周末，来的人更多，热闹程度不输潘家园，满耳朵听到的不是京片子就是卫嘴子。北京鉴古界的人，没事儿都会来这儿晃一圈，我先前也来过几次，认识个把熟人。 / 071

### 第四章 智斗青铜器赝品世家

20世纪80年代初，专家开发出一种新的青铜器鉴别方法。古人在用泥范铸造比较复杂的青铜器时，会用一些细小的金属片连接在范型之间，用来固定。待得浇铸成功，泥范被去掉以后，这些细小金属片有可能会被烧熔留在器物中，或造成微小空腔。通过X光对青铜器的扫描，垫片的痕迹便成为区分真赝的标准之一。结果这个研究成果公布没几年，市面上的赝品青铜器就已经出现了不规则的金属垫片，与真品几无二致…… / 095

### 第五章 《素鼎录》：金石鉴定的权威秘籍

《素鼎录》是金石鉴定的权威之书，凝结了白字门历代心得。江湖上一直流传，得到此书，则金石无忧。郑国渠是专做青铜器赝品的，这书对他来说，就像是化学家拿到元素周期表、军人拿到作战地图一样，绝对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 / 119

## 第六章 拍卖场上鉴宋碑

别看是政府主办，用的还是古董圈的老一套规矩，叫“撒豆成兵”。参加拍卖的都叫“神仙”，每人手里一把豆子、一个碗，事先约定好一粒豆子顶多少钱。叫价的时候，数好豆子扣到碗里，推到“判官”跟前。判官看过所有的碗中豆，把价最少的一个退回去，剩下的按照豆子多少，依次还给神仙。再竞一轮，可以加豆子，但不能减。周而复始，一直竞价到只剩一个碗为止。这规矩的妙处在于，全程只有“判官”知道“神仙”们的具体出价，“神仙”们只知道自己的豆子数排在第几，却不知道上家与下家到底搁了多少豆子。 / 145

## 第七章 寻找海螺山

胜严寺的佛像，是一个指示方位的坐标。我研究了一下明堂遗址和龙门石窟之间的距离与方位关系，并把这个关系套在胜严寺里。龙门石窟是在洛阳明堂遗址的东南方向十五公里左右。如果我的理论成立，那尊神秘的卢舍那佛像，应该也在胜严寺东南十五公里的地方——那里恰好是秦岭山中。 / 175

## 第八章 真假古董的密码

我刚才看了一圈，发现桌上的东西里有真品，也有赝品。我本以为只是个巧合，现在却想通了，这是刻意为之，真假器物的摆放次序至关重要！从左到右，最左边是清代青铜镂花小香炉，这个是真的，记为点；它的右边，是那把唐团花金花梳背，这个是赝品，记为划。以此类推，通过书桌上摆放的真假次序，真点假划，最后得到的，是一串点划相间的摩斯电码。把这串点划转换成数字，用电报码译成文字，就是他传达给我的信息。 / 205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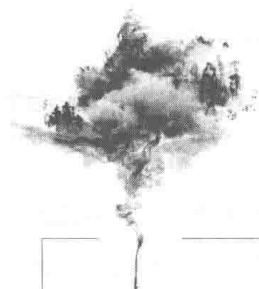
## 第九章 幕后主使人老朝奉浮出水面

这大概是一个代号，或者尊称，但指代的到底是谁，就没人知道了。那个人在五脉里似乎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渠道，利用鉴古学会的资源与人脉，制造赝品，走私文物。第一次，我摸到了这黑手真实存在的证据。 / 231

## 第十章 佛头到底是真还是假

“古董的真与赝，并非简单地如我们肉眼所见的那样。有时候，你必须要了解人，才能了解器物的价值。只有了解我爷爷的情怀和坚持，才能知道这佛头的真假。因为我们鉴的不是器物，而是人心。”台下一片寂静。“那么这佛头到底是真，还是假？”这是一个两难境地：如果佛头是真的，那么许一城就是汉奸；如果佛头是假的，那么五脉的终结，就在今日。无论我坚持哪一个主张，都会失去重要的东西。 / 257

尾声 / 295



古董局中局1

第一章

为古董界掌眼的神秘组织

五脉『明眼梅花』

事情发生的那一天，恰好是我三十岁生日。

小时候算命的说我命格是“山道中削”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前半生好似一条山道，走起来弯弯曲曲，十分坎坷，走到一半的时候，突然“咔嚓”一声，眼前的山路被什么东西给削断了，没啦。你接着往前走，运数将会有一场剧变——究竟这剧变是福是祸，是吉是凶，算命的没说，我也没问。总之他的意思是让我在三十岁那年千万当心，有事。

我万万没想到，真让他给说中了。

哦，对了，先自我介绍一下。我叫许愿，今年刚满三十岁，皇城根儿下城墙砖缝儿里的一条小虫，职业是倒腾古董。

古董行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沉寂了三十多年，一直到改革开放以后，文物和收藏市场才升温。原来“破四旧”时蛰伏起来的买卖人们，就像是早春三月的蛤蟆，蹬蹬腿，扒开泥土，又开始活络起来。我仗着有点祖传的手艺，在琉璃厂这片小地方开了家倒腾金石玉器的袖珍小店，店名叫作四悔斋。

偶尔会有客人指着牌匾问是哪四悔。我告诉他们，是悔人、悔事、悔过、悔心。这是我父亲在“文革”期间自杀时的临终遗言，他和我母亲因为历史遗留问题挨批斗，一时想不开，步老舍的后尘投了太平湖。

我三十岁生日那天，大概是喜气盈门，生意着实不错，统共让出去了一串玉蟾小坠子和一方清末牛角私章，都是卖给广东客人，挣的钱够付一个月吃喝水电房租了，这对我这苦苦挣扎的小店，是件喜事。

眼看着天已黑下来，我估摸着不会有什么客人来了，决定早点打烊，去月盛斋吃点东西，好歹犒劳一下自己。我把店里稍微归拢了一下，刚要落锁走人，忽然听到外

头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。

开始我以为是房东催要房租来了，我拖欠了仨多月，一直没给，但很快发现声音不对。

这声音低沉，像是蚕吃桑叶的沙沙声，慢慢由远及近，虎伏着飘过来。橱窗玻璃随之轻振，里头搁着的几尊玉佛、貔貅像是看见克星似的，都微微颤抖起来，纷纷从原来的位置挪开，四周尘土乱跳。我赶紧拿大拇指按在橱窗玻璃上，让它停止振动，免得那些玉器掉地上磕坏了，心里有点犯嘀咕。佛爷挪窝，可有点不大吉利。外头黑咕隆咚的，也不知是从哪里来的声音。

过不多时，声音没了。我正要探头出去瞧瞧，店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，走进来两个人。

其中一个我认识，是这一带的片警小蒋。小蒋旁边站着的人约莫四十岁，穿着公安制服，脸膛既瘦且黑，走起路来几乎没声。

我一看到他，眼睛就眯起来了。我虽不敢说阅人无数，起码的观察力是有的。人的气质就像是古董的包浆，说不清道不明，但一眼看过去就能感觉得到。这个人气度内敛，滴水不漏，不是小蒋这种嘴边毛还没长齐的片警，也不像那种眼神如刀子一样锋利的老刑警，气度根本不像是公安干警，整个人给人一种无懈可击的神秘感。

小蒋对我说：“大许，有人找你。”我还没回答，那个人就把手伸过来：“是许愿同志吗？我叫方震，小蒋的同事，你好。”

我迟疑地跟他握了握手，然后笑了：“您当过兵，而且是十年以上，还打过对越自卫反击战？”

“哦？”方震眉毛略抬。

“刚才握手的时候，您手上有茧子，而且茧的位置在食指指肚和虎口，这不是握手枪，而是握冲锋枪的痕迹。还有您的步伐长度都一样，我想象不出还有哪个职业能有这样的素养。”

玩古董的，眼神儿都错不了，这是基本素质。我的店小本钱少，看走眼一次，就全赔进去了，所以只能在这方面下功夫。

方震似乎看出了我想占据主动权，但他只是笑了笑，什么也没说，背起手来在店里踱着步子，随意扫视着我的藏品。我趁机把小蒋拽到一旁：“这人到底是谁啊？搁一警察在这儿，这不妨碍我做生意吗？”小蒋抓抓脑袋：“大许你可别问我。这是上

头布置的任务，我的工作就是把他带到你这里来，别的一概不知。”

我还想追问，方震已经转悠回来了，对我说：“能不能看一下你的身份证？哦，不是怀疑你什么，这是规定。”

我把身份证掏出来，方震接过去仔细看了看，还给我，还敬了个礼。我毫不客气地开口道：“那么，也让我看看您的证件——不是怀疑您什么，只是我疑心病重。”

方震略微一怔，从怀里掏出一个蓝塑料皮的本子，上头有三个烫金楷字“工作证”。我翻开一看，里面工作单位写的是公安部八局，具体职务却没写。

我心里骤然一缩。我听一个老干部子弟说过，公安部有两个局地位特别神秘，一个叫九局，接受公安部指导，但直属于总参，负责的是政治局常委的安全，也叫中央警卫局；还有一个局，就是方震所在的八局，负责副国家级领导人、高级别外宾和一些重要人物的保卫工作。

能和中央警卫局齐名，这个八局的来头，可想而知有多大。搁到几百年前，那就是御前四品带刀侍卫加锦衣卫！

我把工作证还给他，换了一副笑脸：“方同志，您是要买，还是要卖？”方震道：“请你今晚跟我走一趟，有人想见见你。”

我一愣：“谁啊？非今晚不可吗？”

“必须是今晚，这是上头的命令，务必请您过去。”方震说，口气很客气，却十分强硬。

我皱起眉头，这事太蹊跷了，不能不留个心眼。虽然我这小店里实在没什么上眼的珍品，可我也得留点神。

“那您总要告诉我，是上头谁的命令吧？”我问。

方震朝天上指了指：“反正不低，但我不能说，这是规定。”

“找我做什么？”

“不能说。”

“……”

要不是小蒋在旁边拼命使眼色，再加上那张八局的证件，我真想问问他，哪有这么说话的。

方震抬起手腕看看表，站到门口，做了个请的姿势。八局的威慑力太大，我这样的老百姓实在没什么选择，只得硬着头皮走出去。

“我先把门锁喽，小店怕遭贼。”我嘟囔一句，掏出钥匙锁好门，把防盗措施都检查一遍，这才出去。一出门，迎面看到门外停了一辆黑色的红旗 CA771 轿车，敢情这就是刚才店里振动的原因。我的店面不在琉璃厂正街，而在里面一条偏斜的胡同内，水泥地正在翻修，地面上全是沙子。那沙沙声正是轮胎跟沙地摩擦传出来的。

我没想到方震居然把红旗车大模大样地开进胡同，停在我的店铺门口。那时候红旗虽然已经停产，但仍旧是身份的象征，全北京没多少人能有机会坐上去。真不知道他是为了替我少走两步路，还是故意给我制造压力。

这辆红旗车有点旧，但洗得一尘不染，在黑暗中有如一头庄严的石兽。方震拉开后车门，示意我先上车。我注意到方震用右手拽开门，左手挡在车门上端，防止我的脑袋磕到边框。

这绝对是外事接待工作的老手！

一个老军人，一个外事接待老手，一个八局的干员。他的这三重身份让我惊讶不已。我就是一介凡人老百姓，犯不上跟神仙顶牛，乖乖跟着吧。

红旗车的后排特别宽敞，座椅也很软。我坐进去以后，还能把腿伸开。方震也上了车，他殷勤地把两边的车窗都拉上紫色绒布窗帘，然后拍拍司机的肩膀。

司机也不说话，熟练地打着火，方向盘一打朝着胡同外开去。方震把两排之间的木隔板也升起来，然后冲我笑了笑：“不好意思，规定。”

得，这回什么都看不到了。我忽然想到，小时候看的小人书里，土匪把解放军侦察员带去老巢，就是这么蒙着眼睛一路牵着走的。

方震在车里坐得笔直，脊梁虚贴靠背，双手放在膝盖上闭目养神，一看就是受过特殊训练。我几次想问咱们去哪儿，看他那个样子，把话都咽回去了，索性闭目养神。

大约开了有二十分钟，车子终于停了下来。原来一直闭目的方震“唰”地睁开眼睛。

“我们到了。”

“这里是八大处吧？”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。方震有些惊讶，但他很快克制住了，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放下前面挡板和左右窗帘，示意我在车里坐好，他自己却下了车。

此时天色已经黑透，不过周围的路灯十分亮堂。我环顾四周，发现车子停的地方

是一处幽深小路。小路两侧都是茂盛的白杨树，四周没有特别高大的建筑。在小路的尽头是一座围墙很高的大院，门口没有标牌，但有两名荷枪实弹的卫兵在站岗，浅绿色的大门紧闭着。

我看到方震下车以后，径直朝着卫兵走去。两个人说了几句话，方震抬手朝这个方向示意。司机发动车子，一直开到门前才停住，卫兵趴在车窗上警惕地看了我一眼，对方震说了句话，方震指着我点点头。可惜车子是隔音的，我听不清他们说什么。

我听说在动乱时期，有些老将军老干部会在半夜忽然被一辆车带去某处不知名的场所，在那里审讯人员早已经严阵以待，他们必须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交代自己过去的罪行。

我闭上眼睛，回想自己以前做过的生意，是不是哪一桩触动了国法，或者有眼不识泰山，惹恼了微服私访的高层领导。我正瞎琢磨着，大门悄无声息地向两侧打开，车子低速驶进院子。我忽然发现，方震没有返回车里，他站在卫兵脚下的黄线之外，拢起手，点了一支烟，目送着我们进去。

看来这似乎是一个连他也没资格进入的场所。我心头一震，看来这件事情诡异的程度，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。

车子又开了两三分钟，终于停了下来。一个秘书模样的男子早迎候在外面，他冲我做了个跟随的手势，一句话都没有说。我乖乖跟着他走进一栋高大的浅灰色苏式建筑，里面的走廊宽阔而阴森，头顶是绿罩灯，脚下的地毯很厚，厚到扔一个摔炮上去都不会发出声音。

很快我们来到一间会议室前。秘书敲了敲门，然后推门让我进去。

我进屋后，第一眼看到的，是两枚黄澄澄的金印。

这两枚金印有巴掌大小，颜色斑驳，印纽是一头飞熊，很有些意思。奇怪的是，它们两个的造型一模一样，至少我这一眼扫过去，没看出任何分别来，就像是放在镜子前一样。它们被小心地盛在一个玻璃罩内，底上还铺着一层深红锦毯。玻璃罩周围站着十几号人，大多数都是头发花白的老者，他们聚拢在金印周围，不时窃窃私语。

我正愣神，一位身穿中山装的老人从沙发上站起身，迎面走过来，一名军人在身后寸步不离地跟着。

“你就是许愿吧？”老人的语气很亲切。

“是。”

老人笑咪咪地打量了我一番：“很年轻嘛！今年多大？”我恭敬回答：“刚满三十。”领导道：“比我正好小三轮，你就叫我刘局好了。”他看到我有些拘束，拍拍我的肩膀：“别紧张，今天叫你过来，不为别的，是想请你帮一个忙。”

这么大的领导，能找我这升斗小民帮什么忙？

他没等我再开口，直接把我拽到桌子旁，指着桌上的两枚金印：“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？”

原来摆出这么大的排场，只是为了让我鉴定古董。我略微放心了些，这是我熟悉的领域。我家传下来一本书，专讲金石玉器，叫《素鼎录》，里面所记载的学问够我吃一辈子了，是我们四悔斋的立店之本。

我看了一阵，心里有数，可看到周围一圈老专家，就有点犹豫。鉴宝这事儿吧，有时候鉴的不是宝，是人，周围几位权威人士都没发话呢，你一个愣头青跳出来说真断假，这叫僭越。

刘局看出我的犹豫，大手一摆：“没事儿，你大胆地说。”

“这金印，我看是汉货，不知道说得对不对。”我斟字酌句。

“我告诉你。这两枚印是一真一假，其中一枚是真品，还有一枚是最近出现在市面上的赝品，但是两者做得太像，很难鉴别出来。我们怀疑有一个造假集团在市场上活跃，你如果能鉴定出两者真伪，将对国家有很大帮助。”

刘局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，拿出一副胶皮手套让我戴上，然后塞给我一把崭新的放大镜。

周围的人听到我们的对话，都纷纷把注意力转移到这里来。当他们看到刘局居然让我把金印拿起来看，都露出惊讶和不解的表情。一个戴着玳瑁眼镜的老者说：“我说刘局，这可是文物呀，您叫个毛头小伙子来，岂不是把国家大事当儿戏？”

刘局却稳坐钓鱼台，摆摆手道：“有志不在年高。要善于听取各方面的意见，才能集思广益嘛，对于目前的现场鉴定，也会有所帮助。”

抛开这些繁杂的念头，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把这两方金印捧起来，先用眼，再用放大镜细细观察。

造假与掌眼<sup>①</sup>，这是藏古界永恒的主题。我在琉璃厂混了这么久，深深感觉到，鉴宝就像是攻克一个堡垒，攻城的人拼命要寻找破绽，守城的人拼命要掩盖破绽，

① 掌眼：本义为留心观察与出主意，在古董圈中则意为鉴定古董的真伪。



两边斗智斗勇，都需要绝大的耐心、眼光和机缘，才能有所成就。

这两枚金印，就是哪位不知名的伪造者筑起的大城。多少老将折戟于此，现在轮到我这火头军来做先锋了。

这飞熊纽做得十分精致，熊身拱起成桥状，四肢各攀出印方一角，两肋各伸出一片羽翼，紧贴于身，既能体现出翱翔之态，又不会影响印章的使用与携带。我把金印翻转过来，这方印上刻着“飞旭之印”四字，“飞旭”二字为朱文，“之印”二字为白文<sup>①</sup>，字体为缪篆，写得古朴严谨，勾画非常端正。

“规制、纹饰、凿痕、材质，甚至上面沾着的泥土颗粒，我们都检验过了，毫无破绽。”一位老专家没好气地提醒道，他不相信我还能有什么新的发现。

刘局举起两根手指，军人干脆利落地递过一支特供的熊猫烟卷，给他点上。很快烟雾笼罩了他的脸，变得暧昧不清：“许愿，你能鉴定出来吗？”

我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

“能。”

面对周围人惊异的目光，我提了一个要求：“能不能给我两根线？不用太长，三十厘米就行，一定要等长。”

刘局疑惑地问道：“这些行吗？如果你想要什么精密仪器，我都可以调过来。”

“不，不，棉线就够了。”

刘局虽然不太明白，还是回头吩咐了一句，很快军人就取来了两根黑色棉线，应该是从哪里的毯子上扯下来的。

我把两根棉线分别拴在两枚金印的飞熊纽鼻上，然后将它们高高端起，用指头揪住另外一侧的线头，突然松手。一位专家“哎呀”了一声，急步上前要去接。只见那两枚金印被棉线吊在半空，滴溜溜转了几圈，然后静止不动了。

“你疯了吗？这可是一级文物！”专家出言呵斥。刘局也皱起了眉头。他们大概觉得我这一手好似杂耍一样，没什么意义。

“大家现在能看清了吗？”我揪着两根棉线，把两枚金印悬在半空，让他们仔细看。

经过我的提示，他们看到，两枚吊在半空的金印倾斜角度有些不同。左手那枚向前倾歪，右手那枚却是正正当当。这种区别十分微小，不仔细看是很容易忽略的。

<sup>①</sup> 篆刻中，印字凸起的阳刻叫朱文，反之的阴刻则为白文，缪篆为汉魏时期制印常用的篆书字体，以形体匀整、屈曲缠绕具绸缪之意而得名。